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商界現形記 第七回 杜筱岑與高采烈 林幼竹喪氣垂頭

卻說杜筱岑正在海南春菜館同周子言週三兩個，打算請女伶田小峰、月峰姊妹來，施其釣蚌珠（俗名弔膀子，吾友商山舊主嘗謂釣蚌珠與弔膀子不僅雅俗之別，各有一種命意。意在玷污小姐清白者，此弔膀子也；意在倒貼者，此釣蚌珠也。細按之確合情理，然則杜筱岑之意，是弔膀子也。非釣蚌珠也。）的真才絕學。忽然跑街伙計朱梅生慌慌張張的跑來投個信，即便走了。筱岑呆了半晌，說不出話來。週三不知為了何事，便道：「坎坎來的誰呀？」筱岑道：「我們莊上的跑街伙計朱梅生。！你不認識他嗎？」週三道：「怪道有點面熟。他來說什麼？」筱岑歎口氣道：「這是我的命運不濟，著實乏味。『成大號』是市面上算得著的一塊金字招牌，向來同我們莊上進出。方老頭兒不肯多與他的，結欠了三千、五千兩銀子，直要雙腳跳的了。我同『成大』經理何煦丞、東家何敏士，都是一人之交，因此我同他想一個法子，開一個『敏記』的戶頭，用兩、三萬銀子，存存欠欠。方老頭兒倒馬馬虎虎不以為意。如是者已兩年寬了。昨兒我升補了缺，今兒市上一響，煦丞馬上過來道喜，跟手打了五張票子去。一張是六千九百二十一兩三錢，一張是三千一百二十九兩六錢，一張是九千兩，一張是二萬七千兩五錢，一張是一萬五千三百七十七兩四錢，共計六萬一千四百二十八兩八錢銀子。『敏記』名下已欠了二萬六千銀子哩。不是要八萬七千四百二十八兩八錢銀子嗎？方老頭兒經手的帳上還好，存著二十八兩八錢銀子，真真湊巧。不過一點點小末尾，終算拉轉了。（絕倒）週三道：「敢是風聲不好嗎？」筱岑道：「若是風聲不好，倒也罷了。我有本事同他彌補。實在作怪，已經倒了。」（拉倒，拉倒。）週三道：「不過吃了八萬七千四百兩銀子倒帳，值得慌了的這個樣兒？倒帳是公罪呀！」筱岑道：「公罪私罪，且不要說他。我同何煦丞、何敏士堂兄弟兩個，一人之交的朋友，不作興捉弄我呀！既是外強中乾，周轉不靈達於極點，岌岌乎有朝不保暮之勢。——不該拆我這一堆磨盤似大的，濫尿在我頭上呀！」週三道：「真……真『知人知面不知心』了。」

正在萬分懊惱的當兒，只見月峰微帶酡顏，大踏步進來。月峰原是天足，所以能夠穿了厚底靴上鐵桿，純乎「李春來一派」，你想不見得袅袅婷婷的過來哩。終是大踏步來的了。（正寫到十二分懊惱之際，忽然又變一番氣象。大有一剎兒粉黛如雲；一剎兒干戈似雪之妙。別人寫不到，學不來。）筱岑的千愁萬苦一剎時愁雲苦雨，雨散雲消。仍舊是滿面春風一團和氣。（絕妙好詞）連忙站起來，堆上一臉的笑道：「愛卿快來，愛卿快來……」（累我發了一身肉粟。昨兒是一身冷汗，今兒又是一身肉粟。要讀你的現形，真真受累不淺）週三也忙著招呼。月峰笑道：「還是我來仰攀，你來俯就，才是正當的禮款。」說罷哈哈大笑。（活畫武伶樣子。）週三笑道：「今兒怎這麼高興？面孔喝得紅紅的，喝了多少勃蘭地？」月峰道：「不多，不多。喝了一大盞，還要喝哩。」筱岑沒手兒的按叫人鐘，直急得細崽一個虎跳，跳了進來。（實實是妙筆）又沒口子的嚷：「快拿一打勃蘭地，老牌，老牌……」細崽連珠似答應道：「著著著。」月峰忽把雙手兒在筱岑的肩上一揪道：「敢是拿酒來浸我嗎？（妙語雖不曾浸，其骨已醉。）筱岑笑道：「喝不了拿回去。」月峰道：「要我喝酒，不喝酒？」（奇問。）筱岑道：「要，要，要。」月峰道：「要我喝時，你須依我一件事。」筱岑連連道：「十件，二十件，一百件……都依得。」月峰笑吟吟的滾在筱岑的懷裡，軟著聲浪兒道：「（文字之善變，一致於此。）我已經醉了一小半了。（又是妙談。）你須點一齣戲，我放膽喝一陣，再醉一小半，也就不妨留著一點點不醉唱戲。」筱岑道：「點戲，盡管點戲。別說一出，哪怕十出，我竟求之不得！你須說個點戲的原因。」月峰道：「足見我的老相好……。」週三把脖子一縮，舌兒一伸。筱岑的臉上驟露那五洲萬國從古迄今所未有的怪色……「粗心，然而不懂戲情呢，卻也莫怪。昨兒不是說的停兒我唱是《捉拿花蝴蝶》《水戰鴛鴦橋》嗎？你想呢，我已醉了，穿了厚底靴兒做鐵桿工夫，怕不鬧出亂子來嗎？我跌死了，你可快活？」筱岑恍然大悟，連聲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！這一慮，慮得很是，孔子雲『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』何況此乃近慮矣乎。嗚呼！（解鈴）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其斯之謂歟，其斯之謂歟！」月峰聽了，撇了撇嘴，瞪瞪的瞧著筱岑，搖來擺去，瘦腰兒好似楊柳。忽地格格笑的把頭在筱岑的胸前亂撞。揶揄道：「我在京裡的時節，聽人家說上海地方的新關上，有一隻大白鳴鐘，非凡之大。據說那鐘的『擺』是烏龜殼樣兒的，只有圓桌兒這麼大。我到了這兒，滿心的要見識見識這件巨物。找了多回，沒有找到。豈知讓人家哄了，倒說在哪裡？什麼黃埔灘上的。其實就在四馬路『海南春大菜館』裡頭。自然找不到了。」筱岑道：「瞎說哉！新關自然在黃埔灘上呢，哪說在這兒大菜館裡嘎？」月峰把筱岑拍了拍道：「這不是烏龜樣的一個嗎？在這兒搖來擺去做什麼？不是那大鐘的『擺』兒嗎？」週三拍手道：「妙極哉！妙極哉！」筱岑也不禁大噓起來，把月峰滿身亂拈亂捏道：「不依，不依。罵得我忒狠了。」月峰最怕肉癢的，吃筱岑一陣拈捏，已縮的一團，笑著央告道：「饒了我。我陪你的罪。」筱岑笑道：「這麼一團，不像一個圓桌兒嗎？」月峰道：「那便你不吃虧了，也說了我哩。不許拈哩。」

於是喝著酒。筱岑道：「你說點哪一出？我們商量好了去。」週三道：「月峰文行裡《取城都》最好的。」筱岑道：「那末就點《取城都》罷。」月峰道：「太吃力。並且酒後噪兒終退步的，點了《虹霓關》，聽白玉蘭陪唱，很好的。如今通上海算，要算白玉蘭頂俏皮了。」週三道：「聽說玉蘭的寓也搬到日興裡了。這話真嗎？」月峰道：「那說不真呢？同我那裡是緊接的鄰舍，他住的是第三十三號門牌，我們不是三十二號嗎？停兒我們散了回去，我叫他過來談談，是高興的。」週三道：「聽說玉蘭染過毒的。你該知道的。」月峰道：「咳！天下的事情，真……真難料的很。若說玉蘭是最正經的。何曾胡鬧過一回？我同他是頂知己的，正所謂：無話不談哩。他自從十七歲上……到今兒二十五歲，一古腦兒只有三個人，決計找不出第四個人來的。就是這會兒，有個外國人瞧上了他，情願給三百洋錢，胡亂攪一陣，他不答應。我倒勸他幾句：我們吃了這碗飯，雖然呢自食其力，賣嘴不賣身，終算不是堂班出身。該著完全無缺的自由權。心上愛，就有情分；不愛，就不理他。然而到底吃虧了！說不得我們是千金小姐、黃花閨女哩。那些混帳臭男子倒說嫖姐兒沒有味兒；嫖那唱戲的，端的開心。還有該死的王八蛋，說若講真實工夫，須是武行裡去找……。」週三笑道：「你說到這句話，我想起一句笑話來哩。——黃家班裡的慶兒，有個北方健兒同他交情最深。那一回……吃慶兒肚兒輕輕一挺，那個北方健兒竟直上青雲，把牀頂板撞脫了。還有一回，他倆睡到半夜裡，大家醒來說說閒話，光景合不上慶兒的意思，慶兒也不過把肚兒輕輕的挺一挺，那北方健兒直滾下牀來，滾了三、五丈遠。假如沒有板壁阻住，大有從上海滾去，直要滾回了天津去的樣子。（若雲果有如此力量則天津輪船無須得。如要天津去，只叫黃慶兒把肚兒輕輕的挺一挺，就到了天津，想這速度，比火車還快幾百倍哩！若是用力一挺，只怕歐美輪船也無須得哩！絕倒，絕倒！）月峰大笑道：「呸！這是說話嗎？」筱岑直笑得眼淚都出來了。月峰又道：「我們武行裡，直是天神了。其實武行裡倒不敢過分糟撻身子的。——且說玉蘭到底不曾應許這外國人，也可想他的為人了。二月裡，不知道怎樣梁了這毒，幸而有個姓車的，薦了『自新醫院』裡的汪笛漁，不過幾天工夫，就醫好了。連玉蘭自己也不懂這毒從何來的。」

說說談談，不覺送上咖啡來了。恰好小峰過來，對月峰道：「我先走了。」（不見她招呼杜、週二人，是何緣故？若雲作者漏筆，看下文又不然。）月峰道：「這裡也散了。」筱岑、週三忙招呼道：「小峰進來呀！」小峰道：「不了。」（只兩字）月峰道：「黃大人一答去嗎？」小峰道：「今兒該死了！黃大人點《小上墳》、夏大人點的《送銀燈》、明大人和美大人都要點。不是給我面子，簡直的要命哩！」說著走了。

杜筱岑、週三於是坐下，喝咖啡。筱岑道：「何其大人如許之多耶？」月峰道：「都是京裡來的。黃大人名兒叫做勝白，是商部當差的；夏大人，叫夏承虞，是外務部當差的；明大人、美大人，是旗人。明大人，叫明珠，美大人叫做美玉。都是道台，現在辦鐵路。」週三道：「據說有十多個人呢。」月峰道：「其餘都是這裡的紳商，因為黃大人、夏大人、明大人、美大人明兒要回京去了，算錢行的。小峰同黃大人是……曉得嗎？」筱岑道：「小峰還有個什麼詞人哩？」月峰頓了一頓道：「——沒有別的，別瞎說。」筱岑又道：「昨兒一答回去的，不是嗎？」月峰只顧喝咖啡，只做不聽得。筱岑也不問了。須臾，咖啡已畢，細崽送上簽

字紙，一看四十二元七角五分。筱岑倒呆了一呆，想著還有一打勒蘭地在裡頭，只得簽了字。叫細崽把勒蘭地送到日興裡去。細崽答應了。便一起出了海南春。剛走了十來步，只見細崽追過來說：「老班還有一本書忘記了。」筱岑一看，卻是那本癸卯科的《江南鄉試闈墨》，忙接來收了。還好，月峰跑得快，已離著四、五間門面的遠，沒曾瞧見。週三伸著舌頭，悄悄的道：「丟了吧！別放著身上。看光景今兒是不成功回去的了。那個『中』字少不得要寫的哩！」筱岑也以為然。把那本闈墨一拋，恰好拋著一個野雞身上。那野雞拾來一看，道：「咦！一本書？也好的。倒可以省三個錢草紙哩。」（嗚呼！我為闈墨一哭。偏偏又落在野雞手裡，愈加骯髒。益發腥騷。我為闈墨放聲一慟）筱岑拋去了闈墨，於是大為放心。同週三、月峰丹桂去。這且擱一擱起。

且說那崇茂錢莊上的跑街朱梅生從海南春出來，垂頭喪氣，慌慌的走著。走到西蒼芳相近，驀地裡一個人兜頭一撞，正待發作——抬頭一認道：「咦？幼竹！冒冒失失的跑到哪裡去呢？」幼竹一瞧是同行朋友。朱梅生忙道：「得罪！得罪！你在哪裡來？仁實公司的電報知道沒有？」梅生道：「沒有呀！哪裡的仁實公司呢？」幼竹道：「我們同行中倒一點沒有信息？我剛才到《日日報館》裡去找一個朋友，恰好『上江』打來一個電報說：

仁實公司總理，昨天已不知去向。據聞虧損有三百萬之譜，今日已停止交易。市面震動云。

梅生道：「只怕謠言罷。——仁實公司的總公司在這兒。『上江』不過支店罷哩。豈有這等利害的消息？我們同行不知道？到報館裡先得著電報呢！」幼竹道：「原為此呀！況且總理的昨天已不知去向了。難道商會裡沒有電報的嗎？所以我急急的要去找這裡仁實公司的協理馬扁人，探探消息。扁人和我是換帖子。想來有句心腹話給我的，別的都是假的。銀子我經手三十多萬呢。雖則是有東家晦氣（原來如此），到底乏味的事。第一個緊要關頭，獨怕歇生意。若是沒有這一層關係，我不會賤妾（客氣）那裡去高樂嗎？要我奔的慌慌的做什麼？我須不是呆徒哩！」（足見聰明）梅生道：「阿也！我們莊上也有往來的呀！扁人同我的交情也極厚的。你我一答兒去好嗎？」幼竹沉吟道：「也好。」梅生於是回過身來，重又向東，和幼竹齊著腳步兒行去。

不多幾步，便進了公和裡總街第七家，門上掛著：

梁溪 謝寓

金字牌兒，披著妃色湖縐紮成的一對彩球，一望而知是時髦信人的寓處哩。幼竹道：「這裡『梁溪謝寓』的牌兒可以收了。簡直的掛上一塊『馬公館』的牌兒好多著呢。」梅生道：「常言說得好『卜葡附青菜，各人心裡愛了』。若說謝寓的年事，只怕比扁人還長著一兩歲呢。鴉片煙只怕一兩還不夠他過癮呢！這麼大的煙癮，自然瘦得僵屍似的了。——兩人鬚骨足有炭團大，瞧著先覺討厭了！」梅生笑道：「老蟹的工夫，光景是出色的。」幼竹道：「鴉片煙抽得這種田地，大高而不妙的了！」梅生道：「只消看他應酬朋友，何等週到。一隅三反，那門子的工夫雖不高妙，細膩穩貼，吞吐沉浮，承轉起合，控縱得法，一定不錯的。（未經人道的話）比不得那些很戾的。不顧死活的折磨，生吞活剝，端的只覺苦懊！不見得有味。」（未經人道的話）說時不覺已進門來，便一直上樓。堂間裡的鬚子高叫一聲：「客人上來。」就有一個十七、八歲粉嫩雪白、鵝蛋臉兒、長條身材的騷大姐，普通名兒叫做阿三的，忙迎到扶梯邊一看，便堆下笑來道：「林大少呢，來呢！」（原來幼竹姓林）幼竹道：「馬大人呢？」阿三道：「馬上來浪哉。倪出俚格堂唱，坎坎轉來。馬大人說『檯面一散，馬上就來』倪看俚篤上子大菜走格。」說時已進房來，隨便坐了。梅生道：「先生呢？」阿三道：「來浪。後房換衣裳。」幼竹笑道：「過癮罷哩！」阿三笑道：「老朋友哉！包荒點。林大少，來！朱大少。阿是一淘米浪陸搭用酒。」幼竹笑道：「別說酒哩，夜飯還沒處打飯哩……」這個當兒，恰好謝寓捧著一支水煙袋，洋洋地從後房來。卻聽得幼竹這麼說，便接過來道：「這裡吃吧。」幼竹便問：「梅生吃過夜飯沒有？」

原來林幼竹、朱梅生都不曾吃夜飯。幼竹原來到《日日報館》去約一個姓孫的朋友，吃大菜去的。看見了這電報，就沒心情。梅生原為「成大」倒帳的事情，也慌急萬分。及至尋到江南春同攜手杜筱岑說了。筱岑原叫他點幾樣大菜吃飽了，再去辦理「成大」的事。並且叫他知會帳房，查對帳目。不知道方老頭兒手裡是否有二十八兩八錢銀子存帳。恐怕還有長期銀子放給「成大」。當時的朱梅生很像一個人，居然在攜手跟前說：「還有工夫吃大菜嗎？先要緊知會帳房裡，連夜查帳。並且還有一層，照人這人不是好東西，竟是個大膽的騙子。（卻卻還有一個哩。）保不住蒙著攜手已知的，再來拐騙。」筱岑道：「那麼是來不及了。四點鐘後也不出票哩，拐些什麼呢？」梅生道：「不然，訣竅兒很多呢！譬如他出一張本票，來調現二、三千洋錢的小數兒。不要說如今筱翁經手了，帳房吃情。就是方端翁經手的時節，這情分也要賣的呢。因此我飛也似的知會一聲，寧可回去吃冷飯，開水澆澆，買一角洋錢薰魚也就算了。」筱岑大為感激道：「那也不必這麼算小。你去叫幾碗湯炒來過飯。橫豎不要你自己花錢，出公帳就是了。（此種是閒文了。其實不是閒文，實實是要文，一描寫社會現形，大可寒心；二朱梅生固大有才能之人也，意料所及。一無落空，開出後文一篇也）梅生答應，匆匆而走。不料遇著了林幼竹，來到這兒，把風雷火電的要事，換出一天星斗，忘得個影響全無。如今更不比方才。不過「成大」的事，其數在十萬之內，這會兒得看「仁實公司」的消息，其數卻有好幾個「成大」哩。

然而怪卻莫怪這朱梅生和林幼竹忒荒唐，總要怪這個阿三忒壞。（奇）原來幼竹、梅生和馬大扁人都是格知己的，所以他兩個三日兩頭到這兒——謝寓這裡來。幼竹、梅生都想釣阿三的蚌珠。阿三卻合上了幼竹。兩月之前，已有了話頭。（甚麼話頭？可否說說？）於是幼竹到來，只在亭子裡做起居注，扁人在大房間裡高樂。且不知道那亭子裡的勾當。何況梅生了。至於謝寓，何意容得阿三混帳呢？內中也調一段說不出的苦情：年老色衰，又且煙癮極大，所以一班皮相者，都望望然去之。若是一嘗，老蟹的奇味，卻又抵死不放。終竟世之嫖者，都是孤陋寡聞，並沒一點學問，一點見識。只曉得月圓年紀、花樣容顏，便是絕世佳人哩。（吾知一般老妓、一般煙妓，得此高論，當賣絲繡之，鑄金事之。一笑。）所以除了馬扁人之外，竟沒有法眼賞識於牝牡蠣黃之外。（蠣非驪字之誤。讀者試索之，便入佳境。）因此出了重聘，聘到這大名鼎鼎的松江花三，別名又叫做金銀嵌老三（譯名甚奇，記得三年前在蘇州線雲坊，原名樂榮坊陳家珠家有大姐，譯名甘尖老五者，頗以為奇。及詢知得名之由，又不禁又嘍。蓋譜得妙絕無雙也！今讀此書，又有金銀嵌老三，可謂無獨有偶。）就是他果然是有一般醉翁之意不在酒的。謝寓頗得其利，猶之陸稿薦賣醬肉。雖不見有人買豬頭、豬腳，皮殘狼籍，終是揀精擇肥，爭多論少。然而肥齊惱的賣完，頭腳殘藉也沒有了，就叫豬頭、豬肥的搭賣。所以然謝寓在老三身上很可以撈兩個寫意銅錢。（足下的筆墨亦極寫意。一笑）譬如叫堂唱，不怕不叫謝寓；吃酒拼和，不怕不在謝寓名下。雖則明明不是為君而設，錢卻輪不到老三入袋。

閒言少敘，且歸正傳。且說林幼竹表面固佳，然而精神上大是不濟。老三的委屈無處可伸。於是想到梅生倒是個健兒，但是梅生有點兒語言無味，面目可憎。並且舉動還不曾入調。——重新一想，大凡圖取皮毛，不求實際，受害非同小可。（然而皮毛之於金銀嵌，亦極可貴矣。一笑）大而言之，現今政府裡的一般大老，終算有點兒覺著老調兒靠不住了，須要改個樣子，換些子新鮮腔調。看看外國人的樣子，於是學了一點點的皮毛。豈知不但沒用，更且越鬧越壞哩。看光景，只要鬧到「皮之不存，毛將焉附」的田地，才要叫苦連天，阿也！拉倒！再要考究實際，只怕來不及了。（無限感慨，無限痛切，閱之而不動心者，其外國心腸了。妙妙！）那老三具此卓見，便把梅生迷起來。——梅生呢，頭裡原是癡心妄想，後來看看光景不像。只得歎了幾口氣，打了幾回野雞，終算應個景兒，嘗了虛願。於是也懶得到這兒來。豈知者番，卻出於意外了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